



董 解 元

西
廂

(上)

重編董西廂序

陶樂勤

「數典忘祖」，已成人們的第二天性了。我不料藝術界也有這種趨向。明明一個作家，他的作品，是由於以前或同時的作品變化出來，或改頭換面，攘爲自己的作品。嘗鑑牝的人們，竟把牠爲空前絕後、再好不過的作品了。其青出於藍而勝於藍的作品，人們認爲後勝於前，我也是這樣，不加反對。獨是描摹僅得其半，因爲描摹者的聲名大，作品的卑下，迎合一般人們的心理，遂致像積薪，後來居上，那其實在不得不爲牠痛哭流涕了。

西廂記就是這個例子。目下——卽在以前——西廂記最流行的，爲王實甫的西廂記，與關漢卿的續西廂記。當崑曲在舞台上競演的時候，王關的西廂記，以合於排演，遂致王關的西廂記風雲於世，無足爲怪；因爲有舞臺代牠做廣告，這就可原。至於近來，整理國故的聲浪，已甚囂塵上；追求古人藝術的生命，視爲藝術界

無上的圭臬，依然沉迷於王關西廂記中，我不能不歎人們的數典忘祖了。」

我在二十歲以前，在故師蔣蘊處求學。他是個古學家，所以我當時的生活，可說是全在古藝術中。崑曲爲我鄉的產物，所以崑人到了京師，無不欲賣他唱幾折崑曲。故姑丈蔣蘭生，有周郎癖，他的一生，幾全沉溺在崑曲中。他於宋元明曲，博通無遺。和他談起曲來，像數家珍，滔滔不絕。他家每逢幽會，我必被邀在坐。可說我於宋元明曲的智識，全從他學來的。他於西廂記，尤有研究。我從他得知西廂記的老祖，是董解元。因爲王關的西廂記，都從董解元的西廂記採取來的。

蔣姑丈說：『王關的西廂記，因便於舞台上唱演，所以能得流傳。至論他作品，描寫上的手腕，也是不弱。在沒有看到董的西廂記時，覺得王關藝術的天才，也須爲牠咋舌。但一讀了董的西廂記，把牠來兩相比較，那末優劣自分，高下立見；不特青旣不能勝藍，並且青反遜於藍了。可稱王關爲多事。』在他說這話後，我就把董王關的西廂記來比較，覺得他說的不差。

後來我在上海求學，研究科學暇時，也常把西廂記翻閱。繼又辦學了，繼又從事商業了，繼又作報館記者了；時而研究政治，時而研究經濟，時而研究羣學，熙黑攘攘十餘年，雖與西廂記未嘗完全絕緣，然不敢冒昧從事，把董的西廂記，依照近代的詩歌格式，重編一翻，使這石中璞玉，復現於世，與當世藝術家欲於古藝術中追求生命者相見。

五四運動前後，新詩層見疊出，汗牛充棟。近則單行本不算，藝術出版物中，幾乎無不載幾首新詩，以爲點綴；甚致於小說中，湊幾句新詩，以爲時髦，新詩可謂窮斯濫矣。我不是反對新詩。我看新詩雖不講韻律，然而不可沒有風趣。且欲把中國字綴成詩，如其把外國文綴成的詩做參考，終無是處。我大膽敢說，新詩的好參攷，再比不過詞，——再比不過朱元明曲——再比不過宋曲中董解元的西廂記。去年冬間，我不知因爲什麼動機——也許因爲人們不知世間有王關的西廂記之老祖，——把董解元的西廂記，與致勃勃地讀而再讀，與王關的西廂記比而再比，

竟下了把牠重編付刊的決心，動起筆來。不料不動筆，倒也罷了；一下了筆，覺得這董的西曲記，確有重編付刊的必要。因為覺得牠在藝術中，實在處於最高的地位。尤見蔣姑丈所說的不差。

董的西廂記，雖稱傳奇，然而牠的前半不可排演，就是後半，也因白少曲多，也難演唱。王國利用這點，就得改頭換面，喧賓奪主了。但是我們研究藝術，牠的範圍斷不是比舞台方面取材較狹；反廣得許多。因為舞台上可以排演的藝術品，斷不能包含藝術品的全部；而所排演的藝術品，未必即是佳的；最佳的藝術品，到是只見牠自身的妙處，不能由人們再描摹出來。所以我們對於最佳的藝術品，終要加以研究和賞鑑。足稱為最好的藝術品，像董的西廂記，尤須加以研究和賞鑑。因為只有如此，自己藝術的作品，方能成熟。

董解元究是那個，是那時代的人，話說不一。但是金時的人，確有證據，而董的西廂記是宋曲，也可相信。不過我說，對於藝術品的批評，時代精神，果然是個

要件；然而時代即使不知，未始不可把藝術品加以玩賞，並加以批評。不但這樣，我以為現在的人們，對於藝術品，於牠本身的優劣，反置而不講，只講是什麼人所作，什麼時人所作。如其他世所視為偶像的；一百二十分認牠是好東西；倘使是個無名作家，作品雖好，終不能喚起他們的賞鑑。這種偶像的崇拜，我們應該廢除。

關於董的西廂記如何爲王關的西廂記所掩，與董爲那時代的人，我現引個證據在下面。施國祁禮耕堂叢說：

『舊見傳是樓書目，有古本西廂記，爲董解元作。既閱禮耕錄，知其爲金章宗時人。此本明隆萬前與關漢卿本並稱。而周憲王羣英雜劇，載關氏六十本中無此目。惟王實甫二十二本內，乃有西廂五本（即五劇）。』

『自關王名立，董氏遂掩。緣此曲是搗彈家詞，以金人本音歌之最合。元人音韻漸變，故多改古本，別創新詞。不知實甫五本即董曲否？』

『至明時，南詞盛出，北曲之六宮十一調，出入煩冗，尤所不解。故有「愛歌新』

小令，懶唱北西廂之語。不知何人并改爲南詞，以便演劇？

「關氏既寢，王氏亦僅存；而解元一書，竟如曠劫前物，幾於灰燼無聞矣！」

「今讀此本，爲海陽黃嘉惠刻定，爲董西廂，分上下二卷，無齣名關目，行間全載宮調，引子尾聲，率填樂府方言，不采類書，故實曲多白少，不注工尺。是流傳讀本，與院妓劉麗華口授者不同。」

「黃引云：「解元史失其名。時論其品，如朱汗碧蹠，神采駿逸。」此又涵虛子評目所未及。又云：「竹索浮橋，檀口香腮，爲關氏襲句。據文中尙有頗不刺的鶻淋淥老等語，亦似采當日方言也！」又云：「今世所刻，僅見于西廂。」以爲薰蕕其器，識者傷之。豈卽所傳王氏之五本耶？其爲北曲南詞，與文人讀本之廿一折，院家唱本之彩雲開，皆不可知。而此書之爲傳是古本，則無可疑者。」

據上面的證據看來，董的西廂記所以淹沒不彰，並不由於作品的自然淘汰，實

因爲曲高和寡了。

我在要把董王的西廂記兩相比較以前——因爲當世認爲最高作品的西廂記只有王實甫的，所以只與王比——先把焦循易餘篇錄上斷定王的西廂記濫觴於董的西廂記，及斷定王本不及董本的地方的話介紹出來。他說：

『王實甫西廂記，全藍本於董解元。談者未見董書，遂極口稱道實甫耳。如長亭送別一折，董解元云：

「莫道男兒心如鐵？

君不見滿川紅葉，

盡是離人眼中血？」

實甫則云：

「曉來誰染霜林醉？

總是離人淚。」

淚與霜林，不及血字之貫矣！又董云：

「且休上馬，

苦無多淚與君垂！

此際情緒你爭知？」

王云：

「開淚汪汪不敢垂，

恐怕人知！」

董云：

「馬兒登程，

坐車兒歸舍；

馬兒往西行，

坐車兒往東拽：

兩口兒一步兒離得遠如一步也！」

王云：

「車兒投東，

馬兒向西；

兩處徘徊，

落日山橫翠。」

董云：

「我郎休怪強牽衣，

問你西行幾日歸？

着路裏小心呵！

且須在意：

省可裏晚眠早起。

冷茶飯莫吃，

好將息！

我專倚着門兒專望你！」

王云：

「到京師，

服水土，

趨程途，

節飲食，

順時自保揣身體。

荒村雨露宜眠早，

野店風霜要起遲。

鞍馬秋風裏，

最難調護，

須要扶持！」

董云：

「驢鞭半裏，

吟肩雙聳，

休問離愁輕重！

向個馬兒上馳也馳不動。」

王云：

「四圍山色中，

一鞭殘照裏，

人間煩惱填胸臆，

量這大小車兒如何載得起？」

董云：

「帝里酒闌花濃，

萬般景媚，

休取次共別人便學連理！

少飲酒，

省遊戲，

記取奴言語，

必登高第。

妾守空閨，

把門兒緊閉，

不拈絲管，

罷了梳洗。

你咱是必把音書頻寄！」

王云：

「你休憂文齊福不齊？」

我只怕停妻再娶妻。

一春魚雁無消息，

我這裏青鸞有信頻宜寄？

你切莫金榜無名誓不歸！

君須記：若見異鄉花草，

休再似此處棲遲。」

董云：

「一個止不定長吁，

一個頓不開眉黛：

兩邊的心緒，

一樣的情懷！」

王云：

「他在那壁，

我在這壁，

一遞一聲長吁氣。」

兩相參玩，王之遜董遠矣！若董之寫景語，有云：

「聽寒鴻啞啞的飛過暮雲重！」

有云：

「回首孤城，

依約青山擁。」

有云：

「柳隄兒上把瘦馬兒連忙解。」

有云：

「一徑入天涯；

荒涼古岸，

衰草帶霜滑。」

有云：

「駝腰的柳樹上有魚樵，

一竿風旆茅簷上挂；

澹煙消灑橫鎖着兩三家。」

有云：

「浙零零地雨打芭蕉葉，

急煎煎的促織兒聲相接。」

有云：

「燈兒一點甫能吹滅；

雨兒歇，

閃出昏慘慘的半窗月。」

有云：

「披衣獨步在月明中，

凝睛看天色。」

有云：

「野水連天天竟白。」

有云：

「東風兩岸綠楊搖，

馬頭西接着長安道；